

薑

齋

文

集

蘊齋文集卷三

船山遺書四十六

明衡陽王夫之譏

序五首

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說麻者曰用郭守敬之歷而不能用其法非
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
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舉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
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
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
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爲之傳奚效

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悅心研慮而無所疑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士苴建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鎬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一字之提不問其句一句之唱不問其篇矯

揉聖教而惟其侮倚其附耳密傳之影響而不得有一念之豁如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奚忍與黨同而伐朱子之異哉先生此編一以子夏序爲正而固不怙也曰卽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其遜志而不敢誣亦於此見矣絲衣之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之祀詳見應劭風俗通蓋漢人之淫祀子夏親授詩於夫子高子其何稱焉故曰卽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以俟後哲無慙已

種竹亭稿序

江天風起高閣秋新把酒酹空問騎鯨弄黍之客人有賦

心僊依客影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遽爲殘夢吟蔚子
各懷佳月人在春風之句何以還酬夙昔哉陽禽回翼地
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增繳之鄉沙塞杳帛
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
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及夫
半塘畫舫荷柄通觴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
亦夜長夏尋梅關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
矣乃前度劉郎已隨逝水苔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
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邪嗚呼悲愉之情
極乎壯老俯仰之致況有滄桑凡前三者苟得一焉足以

春懷杏影之橋秋間瓊寒之闕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之地乎問道錫山相期何似萬端迂折一寄長吟其此湘湄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貝廷琚語兒新月楊廉夫紅幕春嬉皆以屬之蔚子爾袁伯業老而好學陸務觀取以名菴蔚子交遊半天下而存者幾也余幸而存不禁爲蔚子瀏漣亦何能不爲蔚子勸勉與

殷浴日時莪序

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知其所授者以道聖人經世之意邪其以爲所授者羔鴈之技邪夫必有辨謝侍郎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庖丁曰臣之所好

者技也而進乎道技道合則則堂可無河漢於疊山何也
其登之技者敬而樂也敬業以盡人樂羣以因天進乎道
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
少閒無以閱日浴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
晉而與余言帖括十年來乍駭人以未能嘗試余怵然懼
觀既止要其能敬以樂無能度驕驕前者余以知浴日之
天至而人全與之因天與之盡人余迺脫然釋其懼於浴
日言必有所牖意必有所肖未有言意以先諧而譎者導
人以往無敬之心則納其媚矣方有言意以放恣而逞者
迫人於來無樂之度則用其爭矣今求浴日於御意擇言

之際索其媚與爭者無有憫然油然文非道也而所以御之擇之者豈非道哉故余樂親浴日而不懼而後遂忘其汎也實自此始基之浴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余同爲訓詁師以自給而浴日多幸浴日雖貧有親可事有從子之孤可恤敬以樂有所施矣書曰令德孝恭其敬之謂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樂之謂也以意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矣

劉孝尼詩序

楚之學騷者王逸然圓紅清江之句耀人肌魄愚謂左徒嫡系果在劉復愚矣或者汨羅之流北滙於湖岷江雪液

奪其鱗鱗晶晶之致唯湘有騷不許他氏之裔源流而揖
之下也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南諸侯未
登進之絃歌俎豆之側江離吟晚破荒無錢復愚所謂歌
則其時者今古一揆想當悽斷故肅其使烹其鯉讀其詩
朱哲陸離既似粲者雜以菰蘆節以靈瑟邊馬心歸南死
淚盡葉蕭條於九月青絲繞於數峰莫自抑其悲來問誰
蓄其魂往洵天地之大白水涌膝瀾漪萬變雖欲競其濯
騷之力於沅南瀟北之上而不可得夫豈公安竟陵以白
蘇郊島之長技容與三澨七澤之間可投袂而爭室皇之
駕哉天清水碧雲綠蘋香唯我坐擁而收之固將紉淮南

小山前主男子於閨位矣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
裏菁茅纂芳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爭長於列國千載
悠悠誰令禁之不必見來者而屬之似續也

王江劉氏族譜序

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王氏湘孝廉若啟氏奉季昌先生之
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夫之拜手而言曰夫禮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禮者天之秩也其在詩曰有秩斯
祐天之所秩而天祐之祐者以祐其秩也劉之先長沙定
王以漢懿親而食南國安成者思侯之所胙也沱潛荆沔
者長沙之流滙于江漢而同潤乎南條者也湘上者固長

沙之國邑也定王之祜紀於南國而諸劉之盛因之豈不以天哉夫之遂言曰夫禮立本以親始率先以崇孝統同以益愛紀分以辨微尙賢以昭德旌貴以起功立訓以著義廣類以獎仁順古以作則俟後以行遠十義賅焉故曰天秩之也允哉劉氏之譜其族乎昉于陶唐肇于炎漢而子孫繫焉親始者也六十年而一續續而不失其先崇孝者也諸劉之族散衍于南國而合于一益愛者也有合族焉有分族焉合者順而下之則分分者溯而上之則合辨微者也先世之行誼章者不溢微者不忘逮乎閨門之懿而備昭德者也勤于王家升于司馬薦于鄉造于太學敷

于庠序弈弈列焉起功者也發其美效在是矣著義者也
所貴者生也而錄之備獎仁者也文定象山誠齋之三君
子者嘉言賅而存焉作則者也勿替引之以相長而待乎
後之神益行遠者也斯十義者天之所秩祐者以祐其所
秩夫禮誠不可以已如斯夫夫之終言曰禮始於親親有
類類有感感者感其所同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啟氏講
以世后長氏偕以年而協以案夫之伯兄既與若啟氏講
而遊辟靡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皆以
齒然則以類而感感而秩以其言夫亦竊禮之遺意也與

書後二首

讀陳書書後

人能爲天不可爲當其亂之難訖天且縈紆以延衍之極
乎其終天力盡天情且息猶未嘗無千金一瓠之幾然且
拂亂以卽於傾仆斯誠可爲之大哀也矣江左厯四代而
至陳前此者晉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宋武人傑也齊
高梁武整昏亂之紀綱規恢略定故乘童昏以攘大寶而
天不厭之以爲差愈於北方之蒙□□也陳武帝以遐方
小校器止斗筭忽起而干天步立國三年穴闕不解救死
不暇遑問紀綱流血相仍無言生聚侯安都瀕于量章昭

達之流以村塢之雄承乏秉鉞而周迪畱異陳寶應掉臂
狂呼屢相蹄齬陳之自崩自圯以趨入于亡一夫折箠而
收之固必然之勢也而吳明徹督星散之旅徼功淮北奪
七十餘城幾半齊土使天不假周卷齊以相臨幾於興矣
乃策勳未幾故版旋亡一覆于呂梁而兵燿將俘如疾風
之殫脫葉蕭摩訶之言違於俄頃朱雀之潰應如鼓鐘豈
非吳明徹之不謀其終而陳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與夫
爲國之道不以國戲將者國與民之司命不以身戲武鄉
六返復拔西縣晉追符寇不踰長淮使能於喪亂之餘勤
修內治休養數十年內無篡奪之禍兩河二京未嘗無收

復之望而明徹悉殘陳之力扶庭嚮嚮爭匹夫之氣以取
必於一死陳所恃者一旦向盡故知南土之灰飛不待叔
寶之昏庸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不亡胡待焉故善承天
者當其有餘愾乎若不足及其不足則欲乎若無之幾虛
幾盈天乃復至而君臣將吏虛枵浮起無反是之思以乘
隙而徼幸此用兵之大戒抑爲國者之永鑒已使明徹能
從蕭摩訶返呂梁之旆我氣不盡敵威不增保固長淮宇
文氏猶將憚焉然而賈豎之智沒於小利內不量己外不
度物所謂逢運之貧壞不可支者也司豫之功猶屬弋獲
又足見天祐衰運未嘗不眴眴重疊佑人於離絕渙散之

餘而弗克承天者自趨沈沒天之不能延司馬氏之人民以俟武德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

夫之讀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疑當時之授宗旨於江門者自張廷實林緝熙以及平容貫陳冕之流洗髓伐毛於釣臺之下無幽不抉以相諮叩而白沙所珀芥以弗譖者則唯大崖先生其唱和詩幾百篇抑未嘗以傳心考道之爲娓娓視彼諸子者言不勤矣以此疑而思思而不得者蓋數月乃置其往還唱和之迹而設身以若侍兩先生之側者又數月而後庶幾若見之嗚呼兩先生之瞑心台魄

而非張林容陳之得與者豈其遠哉白沙之於一峰猶是也於定山猶是也於醫閭猶是也於汝愚猶是也其時相與接迹者前爲三原後爲楓山雖未嘗與白沙遊大崖亦未嘗造膝焉而亦猶是也逾此而外交臂失之者多矣白沙沒諸君子亦先後謝世宏正以降此意斬焉又降而言學者輩興建鼓以求亡予其所建者非所以求也而所亡者固其子而亡之也則使以秦州龍谿之心測兩先生相與之際而期其遇之也不亦難乎而況於其徒之瑣瑣者乎記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江門風月黃公臺披襟而對之扶疎蔥蒨拄青天而陰滄海言惡

足以及之哉先生裔孫雨蒼氏占解年七十有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誌銘寄唐生端笏使與夫之共讀謹識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談矣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迹敬爲雨蒼誦之

跋一首

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
僅延世澤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
者何也自少峯公而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
凡內外姻表交游隣里皆能言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
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訶斥不數數焉然以夫之
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
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前牧石翁
反覆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

而後得蒙溫語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螢不耀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諂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吾伯兄律己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請益焉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媿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弗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旨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譽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加於

頂冰雪浹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諸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蒞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祇載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閒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啟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敝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尙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

之尙慎之哉柔兆攝提格之歲律中蕤賓中澣穀旦季弟
夫之跋

薑齋文集卷三終

蘧齋文集卷四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啟一首

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啟

生無益於人子羽之頭空白老自安其命趙孟之晷將斜
脛宜孔杖之施教無失故肘有原襟之露友且憐貧伏惟
執事道不遺遐心惟求舊刀兵劫改僅存鵠渚之弟兄生
死夢中還記虎塘之歡笑人閒甲子已如鹿在蕉中世外
春秋不謂鴈來天際指青松以似我五大夫閱世空悲進
赤舄以邀僊幾輞屨今生更著青袍無煩嚴武用支肺病

之寒湘筵不拂元規持卻熱中之暑匪尋常縞紵之交實
早歲笠車之約拜登不言顏甲念雉壇之存者幾人晉祝
將俟先庚記鶴羽之歸來隔歲聊陳謝悃肅寄遐思

尺牘十首

賜

薑齋文集卷四終

葦齋文集卷五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九昭

附刻楚詞通釋後

蕙齋文集卷六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誤

九
臈
闕

豐齋文集卷七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賦五篇

南嶽賦

結天元以紐靈乾陽治之鴻施母黃精之函載燭相見于
重離帝宅炎以誕命袞萬年而不辭是故其爲狀也唯其
爲象也爾其所自昉也爰其所自往也蟬延壘挂螭蚪
躡蜚戍騰拏龍睥鸞敞于五千里之外者獨不知其底綿
之適抵而魏繫之屢遷固有神亥逡巡而戒步燭陰睥睨
而改顏者矣乃循近趾蹤遠迹析柔埴東驛剛杳翠微囀

夕陽幽巖泣掣兕狂別子汰委裘王杓勻櫛節逆迎順將
拾幽緒阻逐景飛光乍曲弣于坤麓終回簫于兌方則亦
有可得而形相者焉原夫岷山之椒立也會昌建福絡啟
大江盪滌東井襟帶峯鍾是器術之所復穰而火正之所
下降故其靈吭噤吸神漢尾傾條分萬岫形擢孤榮峯崿
翕葉嶺阡碾劼佚葦葦以田田集栩栩之翳翳五指南纖
而戍削三眉西嫵以娥嬈匪思存而稅駕脈天紹以東縈
于是濱若瀘跨馬湖謝錦水揖雲巫纏以西激驂以鐔淩
披紛夫夸趙桀都梁雖霧沓而星綴實振領而維綱蓋不
知其幾千里而翔集乎耶薑爾乃蒸水南夾清漣北款乍

糾崇崖或襄沙渾帛飛緒舒凌蹙烟緩迫然掣撮安而淹
蹇如驚非意相忘以坦眈眈浮浮蔓垂棘鈎又厯條山撇
齋水而後乃抵乎其邱則有巨塊巖石積膚碧肌截爲列
城覆爲懸帷繁星經曜間以晃媚修鬣平茸雜以迷離桓
午樊欒歛以洞達康達互徑斂以崔嵬怒而犇觸旋以妖
嬈已顧奔僕駭以顰鬢風萍漂細散以詭狀欲然中起拔
以崇魁奔精歛魄停凝矗峙者則岫嶺爲之經始坡陀透
迤方伏以起互爾順衍驚踴旁徙尋不周而發軔視常羊
以遙指僅標秀于七二紛餘峰之莫紀簇紅華立白石啟
小嵩亞太室開雙髻于玉女參石廩于麥積蜿蜒蟠躍蟠

竇暢驀複或修倅單乃瘖飢翩馭娑其歸翰盤容與而整
翮薄經營于樂塢已緬邈乎皋宅張其華蓋鬱爲煙霞巔
男崑嶽天門嶺呀披九閭邀日華神之嫺畱經過杳亭亭
疑不邪則安上芙蓉句磳寵嵒輔承顧附以奠祝融之封
也其高也拔乎原隰者九千六百步軒軒堯堯以捫銀漢
而挂罡風玉衡乳垂長沙叫從朱鳥翼覆天市作墉璽光
下燭朱英上通孤碧混霄返翠漾空維時蕤賓律御羲和
轡永雲斂數絲宵涵萬頃粵陟焉而步測有天末之焜炯
維南極之樞星祝胡考于仁靜彼微瑞而乍炫此屆至而
恆炳舍離台之神山誰共覩其光景蓋其穹窿嶢嶢矯矯

蕭騷詣空宛至山險將翔平揖太白俯勞嵩高晒岱宗之
臨深況恆祠之淪褻宜光怪之偉絕迴寒暑于垓郊蘋末
乍動焚輪已號鞶韞逐隕屨以馮總觸突漩馭餘以叻咬
石級柔搖而閃霍鐵梁輕舉于鴻毛其或宿靄蠲明星晝
晨鷗凝寢夕蟲喧砌沆瀣莫分海天無際哦金縷之綫興
沓錦浪之騰曳浴火鏡而踟躕奮晶宇以滌浣窕驚心而
盪胸羌不宣其綺麗何人間之未遙蹇遲遲其始霽至若
繁雲興穴油陰冒埜雷雨半山晴虛孤寫豐隆嬰啼列缺
鐙炮浸升雲之連蜷始羈厯乎趾下斯非睽髣髴乎天人
胡同埵而殊冶也哉祝融是降衍爲赤帝之阜秀如摘以

離羣矯欲流而終取其左則朝陽日觀九仙潤牛毘盧之
所蚴蟺也其後則雷祖九龍蓮花潛聖妙高之所擁負也
其右則南臺羅漢明月涌几之所舒紐也其前則金紫流
杯烏石黃華之所奔奏也其陰則荆紫大瀉迤邐辟仆暈
旋乎暮雲之逢迎而態信乎岳麓之邂逅其外則湘淥洙
瀏矜回珮紉而憑隱乎雲陽之墟以挹注乎敷淺之藪其
南則石鼓回雁碧雲雨母鶚峙鵠臚椒聊瓜剖以犇息乎
海嶠之列五與夫瀟山之疑九回磅礴團團結複控扶
來廷少長維族豈後至之或凶匪撻彼而臣僕傲紫蓋之
不甯終同區而必穆唯猊奔以驚舉奄靈徠以載謖棲赤

燦之感生儼司天之帝服懲祀典之不經選祝誦以宣穀
神眇眇以蠲蠲粉遲下而流睭時則常伯夙請秩宗宵寅
發策明堂降陞端門清酒既舊制帛維纁驛駕馳道有來
湘干蒲鐘曩發鳳吹清喧燎飄光以乍晦香屯煙而徐磨
降炎精之熾焔貽君子以芳荃勤九伐而不懷匪明德其
已謏迺至南陸迎日元辛涓吉后有事于方澤差名山以
作匹赫炎光之顯祇壇六成而列秩雖迺眡乎上公實王
禋之載謚瓊築鬱之醇醑鼎剛駢之蘭栗誠高朗以令終
作后祇之承弼彼燠乾封而號萬歲已啟俶黷而替昭質
奚泥亭亭云云之部婁浮七十二后之雄心者曾何足泚

右史之彤筆耶德馨維瑞靈貺斯徵護軒轅之瓊璽霏寶
露而飴凝覽寒暄于夕館帝繩綬以宵興賚羣后以滌目
宛縈帶于蓬瀛降湘妃于北渚賓朱鳳于南陵迨夏后之
齋寤冀通精以澹災與金簡之雲籀謁蒼水之靈魄瀾滔
天而無朕粲絲理于奇賅荷神箴之終吝眷羽淵而增哀
敷隨刊于土父訖效享夫黃能虞遂陟而觀后摺元玉曰
俞哉黃墟敦膏紅泉釀溜英英九丹燿燿三秀鵠明乳雞
應龍伏蘆叔夜浩歎于林岡因景裴回于句岫故有山經
窮其削梯渭卜罔其占繇者矣迺其什一千百者猶可得
而究焉其草則有黃精少辛芎藭射干幽蘭葉蒟芍藥芳

至苦歲甘菊蘗芽香
前蘗冬紫茜沙侵白
前昌歎九節龍鬚
纏綿竹紀千齡松
壽萬年青蘋虎掌
蓬蒿旱蓮禹餘糧
威靈名仙交藤烏
首翁草華顛歛識
薯蕷冰臺竊衣五
加羨玉百合胎璣
綠覆春皋芳泣夕
暉謁風送薰翻翻
翻積雪吐萼方喧
擢薇叢點山椒弱
暎水湄其木則有
檉桂厚朴榛橡含
桃丹楓英梅梓柳
杉栢徑松接武微
風振濤銀杏山礬
黃心碧梢木蓮六
出暈紫斲瑤芬薰
百尋豔蕩九皋扶
條逼上擢挺危牢
援欹礬折柔逾錫
膏癰瘡籐條虬文
曲鏤螺旋乳結盤
渦漢尻雅宜曲几
或便詩瓢巨竹繁
生細篠測出大任
汲炊直中穀率密
箐雲過修篁風

謚貽蕩籙彫檀樂蕭瑟晚茗蚤薜屑雲蔭日紫筇綠槍鹿
茸荷密迺令又新品泉鴻漸浣瑱吹松風淪海眼祛孝先
之便便罷伯倫之荷鏹視天池之與顧渚亦可登洙泗之
狂簡也其泉則有金砂娑羅貫道水簾龍池洗衲虎跑三
潭春草載榮石髓飛甘澄涵霜月清混鬱藍拂阪陵磧懸
珠鏗吟偶拽屑其喁嚙旋厚間以崩坍振鼙吼之蕭蕭幽
蛩泣其淫淫警達旦以允豫寄清怨于江潯其巖岫則詰
軋綢繆鉞挺弓彊始乎纖屈終乎廣裒蹇產璫翳疑墜稍
收稜層礚沓數愷縵紈檻泉沸射雜以漣謾千章蔽日則
禺中警夜叢筍留霜則喧和懷秋杳扳捫之絕跡誰丁丁

而見求闕鳥徑以太古藏內趾之與背亢其獸則有蔚豹
文狸獨狻岐雌駒駝山都豪豕刺蝟麀鹿封彘麋麇兕羆
麋父王孫蛩蛩狒狒吟鼙嘯狐清宵吹沸跂息騷駭趙越
憤毅度夕樾之與朝陽坦不憂夫羅罽其鳥則有素鵠白
練山鵲吐綬睨曉鸞啼鉤輈雉雉倒挂鷺雀海青鷹鷂
鷗鷗鷗望巒斯就白展素沙丹欺絺繡莫不矜羽弄魂歡
春警晝盼蘭芽以低喙掠飛雲而橫逐其殊異則雨虎晴
見而陰合雲師霽出而霧騰絕澗閃夜光之木懸崖炬聖
者之鐙靈臺浴春而釀雪神蜥弄水以飛冰思匪夷而恍
惚亶不信其已曾迹其昭爽之環絕擘其滂沛之勃蒸自

非象外棲心天徒合契瑩秦鏡于密勿覓軒珠于遼戾固
有望景而腸迷臨高而神閉者矣琳宮丹館依隈附巔豐
碑隆碣冠阜臨泉樾觀月清石梁虹懸飛航切雲高臺含
煙則有巨公經過而磨崖逸民忘反以閉關墨卿韻留于
金石琴客曲寫其猗蘭其戾止也拓內美浣塵慮披天宇
益修度心謀籟通目擊道遇昌黎恣七諫之遊考亭佇三
益之素扶桑旦濯于雲中編練徐消于天步指蒼天而予
正何美人之遲暮崇仁抗疏而霧隱廣漢作牧而星聚東
廓函丈而英延甘泉尸祝而芳駐明德華漱仁津衍河雒
藝邱墳樹旌幟翦荆榛匪西河之疑似樂雩壇之佳辰近

則荆溪制相

仲殊公

江陵詹尹

張公

拂車轍于屑

轡觀初噉

之輪囷捐劍而義魄增振衣而烈心引濱九死以崔嵬拯

皇輿之邁閔若夫杜陵西崑香山淮海之續風而接軫者

取青妃白激商諧羽于其間誠無情而不盡至如王孫憤

俗而埋跡高士問津而行藥子野罷簪以流觀少文展圖

而棲薄鄴侯避李而挂冠致堂卻檜而蹢躅忠誠旁求而

鵲起黃門經始而烏革諒卜吉于允臧抑降神其維嶽矧

夫銀地表瑞朱陵通眞釋子彌天羽客乘雲九仙霄舉隻

鶴霞賓鳥爪翻書石糧自餽嬾殘飯芋岩老長醺扣玉壺

于海客奏雲璈于華存含葩薑于金母養釘鉸之胎魂雲

輶來其宛在晒探鳥之徒勤逮其三車東駕五葉南開頭
陀既景思大爰來海遷蛟館顛觀天台讓磨石鏡遷滑莓
苔慈明狎虎芭蕉浴雷綠蘿結菴露滅名齋丹霞鹿門金
輪南臺息勞山之戍客踵紫柏以鉗椎其螭伏而鸞舉也
蓋不給于更數光參帝網威震毒鼓位揀君臣要兼賓主
儼華藏之莊嚴又何論夫雙樹以故金碧璀璨堵率穹崇
比岫聯香接宇聞鐘花雨成蹊白雲在封堦石聽于道生
儼鳥供于嬾融苟息心于元悟豈來者之未工雖畫一于
鄒魯展道大而必容要非包泐穆析鴻濛遊眾妙之所都
建萬壑以適宗則夫頑洞滌滌攢合龍蔥者胡憑藉焉以

孕大觀于無窮也與是故其爲奧區也脈蜀踞楚拒粵引
吳北吞巴阬南揜蒼梧顧陽雲而掉臂何台蕩之與匡廬
浮洞庭結滌渚帶瀟湘向背殊煌煌唐唐蹴躡首出以參
伍乎鄣都距北戒而絡漢廣紀南條以挂天樞道靡崇而
莫奠功維爽而不渝皇哉有虞氏之慶也肆見羣后孟夏
徂征爰服三苗迺敘南衡玉帛匪勞荆土載賓五圭儼帛
一死二生誠无妄而苟薦辟奔走以載盈而自他其匪稱
格帝享于斗精渺江介而遙履作百王之典程羸氏亂紀
漢德中涼割長沙以建芮隘幅員于朱方濟三江其已惴
矧雲夢之可航侈濤霖而僭號躋小星以專房羌恣憑于

脂韞詎苾芬之能饗於戲陰禮陽樂徵皇王之質軌者豈
不偉與抑斂福之豐儉帝昧焉而以篤其業也是以樂慙
者綴促禮樸者俗鬼邈虞漢于霄淵互善敗其凡幾緬喬
岳而揆明禋繼皇嬀其孰遘懷江永于比興秀南風于博
依簡明德于炎精溢余思于有斐頌曰明明后昨來昌釐
真人南翔翔陽維北漢沮漳南湘離中合穹嶽雲葳蕤烝
哉我皇誕應之萬壽百祿重離明秋正川麓靈怡情報哉
不遐朱鳳鳴綬我胥孫宅荆京靖興肇允□與庚業業不
傾補天石賚予金簡遷禹迹帝錫罔圭嶽之績蕩滌川原
帝皇醪駿發炎光庶斯夕輝輝沄沄岳精來陵嵩泰華恆

若敦蒲姚安如企相陪迺南顧曰念哉玉衡賁光天門
開

練鵲賦

以雨餘綠草斜陽爲韻

卽林臯之瀟清滌繁陰於宿雨聊瀏愁以寓怡翩良禽之
延佇維時條風微扇薄寒改煦雉登隴而初鷺颺睨簷而
作乳煙得得以青縈絲亭亭而晴舞何彼烏之嬋媛點碧
光而翔圃曳搖搖之玫瑰垂申申之玉組輕塵長捐屑暉
并聚落星徐流鱗雲歛俯睢渙濯其餘縹岷潘沆其素縷
吟喬如於梁禽睇子淵於吳馬笑丹頂之鳴陰陋銀髮之
踐土雨迺冒弱篠過平蕪因風末乘晴餘尾垂垂以柔曼

羽襟襟以旁翎宛飛帛之迴波寫倒景而未如鄙秦聲之
歎彼哂魯謠之跼跼織吳嬪之膠髮服翾風之琲珠寶光
纖其綾緇因祇結其修裾曾煥發以蕭散猶則遠乎踟躕
亦有匿農贈環沙鹿授符魏闕樊燕葉邑羅鳧含珍絲頂
之鳥遶煙縞臆之鳥或襲美於玉石或閒采於紺朱絜縑
翎之婉孌泣邢美于尹好若夫泛流鷺絲厭火屬玉名在
縞而克諧文比潤而已辱彼何爲兮運晴此何取乎攀足
矧在幸鳥類蟬山雞名蜀藻鳴傳丹么鳳矜綠防邱鴻鵠
影娥黃鵠雙鸛銜丹海之泥三鷺照肺膏之燭雖復潔整
翠衿芳修朱襟比月璧之孤清陋藻火而必浴又況垂腴

迴於竊脂覲朶頤於啄粟哀謠詩之無毀勞周官之服不
形眾濁以獨醒贈遙情于芻束葢其月鏡修姿瓊膏泛臚
湔都崇之紫泉闕雲端之瑞草曾偕奔於羿妃抑效御于
金媼降子登于墉宮介阿環于靈島眷日暮而遷延阻人
間之長道然且捨黛的捐弋阜睨靈飛愜幽抱鍊姮女以
養形餐醴漿而卻老繁華夢之旣銷豔心歇其如澡以故
傅微霄而輕舉秉西清之太顯駕頻末以肅征問沆津而
潛討疑碧虛于是非胎金虎之內寶爰是薄遊山椒遙映
冰涯足捎青蘼味掠蘭芽拂華露而如濡偃樵風以欲斜
雖有烏號之枯金僕之姑挾以韓嫣關以熊渠魄逸姿之

何簪終弋言之莫加遊芳林而遠害何螳雀之容嗟宜漢
官之章服象黼黻於絳羅取在躬之洵美擬退食之委蛇
叶音若乃佻鳴珂之趙客媚袷服之吳娃指海山之雙鴛
期白門之藏鷗望瑩質而逡巡疇同調於狹邪惟有幽人
荔服逋客蕉觴行藥雲際閑步夕陽飛鴻邈其遠送斥鷃
樂其低翔寄息心于倦羽託持贈夫滄浪奚況時在停雲
客有浮湘遺印音于冥飛澣子節于秋霜激白冠于易水
鑒色斯于山梁感孤鷺之綽約倡子和以不忘詛鳩媒于
朔野悲鸞歌乎女牀鳳雖衰而旁覽鵲懷死以方將睠山
情之窈窕敦白水以修盟抽紛絲而廣譬寫冰雪于瑤章

孤鴻賦 丙寅爲石崖先生作

耿園天之幽杳，矗雲級之峻嶒。夕光嶽而凝黛，雨紛屑而
疑冰。爰有失羣陽鳥，遲回南徙。音墜煙霄，影搖寒水。雍門
子援琴而歌曰：遙天亘兮杳無方，九秋謝兮飛清霜。傷裴
回兮孤往，彌永夜兮悠長。時則徽蚌泣其居，泚瑤軫絕其
寡。絲墜籥零而栖禽惻，激波驚而游鯈悲。蕭條四座志失
魂，離客有揚塵而起者曰：何爲其然哉？夫物之所偶，天之
所郵。介然相於泊然，相儔爲歡。旣乍其睽，匪憂故河鼓絕
軫於天津。弱水迷望於東流，願翩飛之自若。曾無傷於遠
遘，縱厥心之小康。豈達人之攸累，可觀化以逍遙。悲何爲

其最之哉雍門子喈然有頃閔默不釋停凝俄延舍琴而
作曰夫眊迹而觀其判合者未足以達悱然之緼久矣物
之相翕有人有天有同原而異委有順化而偶聯水齊歸
而各出木莢合而枝駢誠俱生以永結徹肌髓而勿譖則
何怪夫感其莢爾而代以悵然也原夫羽族號萬甬情或
眇唯此陽禽含貞來反當其草芽初肥桃波試暖韶風微
漾素沙鋪軟轂音方融羣茸尙淺偕唆嚏以嬉旋幸芳洲
之縵縵曾不知心魂隔乎異軀而蹤跡成乎疎遠已而六
翮已長睥睨青霄我衿子佩遵道齊鑣望雲達於萬里詎
折翼於崇朝豈其□□風苦□□月寒□□□□□□□□

□□□□回首秦關商歎急而戒旦偕息駕以南還菰
蔣槁而調餓姑忍習繳施而行路悲難然且弔影矜雙尋
聲知和垂翅雖頻盟心自可沐玉露之清冷啄殘香於瓊
顆嚮荻岸而同栖忘驚濤之屢簸於斯時也天海雖迷悲
歡猶半風煉魄以森寒雨霑衿而零亂互梳翎以好修誓
千秋於明旦何圖天之荒唐遽頽齡而飄散悲矣乎其聚
無留其離無迹白日昭而忽馳青春流而猶昔芙蓉死而
紅霞白蘋凋而香匿楓零零以墜丹波渺渺而流碧驚颺
竄而爲羣栖鳥啼而相卽雖則回翔極浦留連沙磧孤魂
自憫閒愁孰戢豈溘爾之無期固難醅夫今夕蓋其爲羣

也不妄則其爲念也不遷其爲生也不獨則其爲死也不
捐女牀之歌匪願蘭若之宿弗蠲唯指心於白水凌遙目
之蒼煙矧俱生而聯氣疇惇子之能全是以下窮汗漫上
徹蒼茫黍米銜恤彌天悲涼亭皋淒其下葉潦水涸於津
梁寒蟬吟而淒冽莎草靡而芸黃苟憑今以源往能驕語
於憺忘也哉乃復整衽調絃別寄清商吟猱繁亂曳響無
方重爲之歌曰天有涯兮人莫之知生有度兮復誰與疑
誠不忍生存之一旦兮惘今昔之莫追謂焄蒿之仍相照
合兮恐達者之吾欺維時座客聞歌潛焉泣下鴻跡已遠
餘哀未卸苟同類之必憐引長懷夫銷謝嗣遺操而微吟

中平愁而舒寫已焉哉抱涓子於窮年竢知音於來者

雪賦

以林岫遂已浩然爲韻

觀其紛紛峯嶽陟嶸紆岑銜輕不舍趨潔如淫已迅征而
忽返頃回卽於空林有似去國之臣徘徊賜玦下山之婦
悵惘遺簪魂搖搖而靡定宵莫慰其行吟曾岡兮下壑楓
浦兮樾陰匪先諏其集止聽迴風之浮沉均夏天之降命
何流坎之莫諶其始也颯雪縱錚蹇蹇誼譎與風俱怒竄
雲而驟態無暇於眷容音不成乎節族側候反則如伍相逃
荆祖伊奔受甫蹶地而還驚遙望門而屢叩逝不我畱怨
容曳之流泉堅不我容惘停凝之巒岫踐薄冰而哀吟依

荒草而幽伏

反符又

固已愴思士於穹崖悼征夫於遠塚矣

迄乎寒雲既同層陰已遂上黠黠而薄天下迷離而無地
倦飄飄於幕中杳不知其所詣於時羈晉南冠畱邊漢使
汾雲空白眇江漢以無方塞草不青睠關山而奚至莫不
俛仰同愴悲生觸類何陵谷之遷遷復浮浮以虛寄徒窘
迫其寒悰夢春陽而奚至亙宵兮連晨彌漫兮未已疑月
疑霜迷天迷水乍亭午之熒眸旋朔風之更起意申旦之
方蘇問繁陰之凡幾嚴威已忍偶屬望夫微隄洹凍猶凝
渺孰知夫更始六方一色流目無垠疊嶂還增栗魂奚止
此則逋臣埋迹於建陽筑客銜悲於朱子所爲乍馳意於

清熹終牢愁於填委者也若其平展素晶上酬清昊靡幽
微之不曜縹繁蕪而如埽晒如玉之何溫厭投瓊之易好
豈青林淥水之足怡臨邛懷清以爲道則似海濱二叟山
中四皓冰心旁徹於四維壹志停凝其雅抱素瑩上結而
大白若辱堅剛漸成而益壯於老任消謝之有期非余心
之攸保暨乎微風動壑疎星在天隨雲俱斂與本偕遷乃
有積林表之宛在映霽色而熒然斯則孔甲抱丹墳於魯
壁圖南煉金液于華嶺歆始春之載觀聊容與於暮年朝
曦出谷而素顏益潤流霜沍旦而昭質彌鮮含綺霞之新
影承璧月之初娟夫孰曰東風之不可與期兮惟鶯花之

是妍

霜賦

戊辰

庾子山身羈關隴神馳江介長夜修徂斃然忘寐起倚軒
楹孤心流睒于是曉風息山明暉初日未耀零霜尙飛悵
然閔默情逐霏微客有訊之者曰子其能爲此長言之乎
對曰何爲其不然也如僕者際暄和之令景攬芳草之芊
眠猶移歡以作怨將挈物以問天奚待此哉而後憂變羽
之危絃耶夫化有所不可知情有所不可期貿遷榮悴曷
其有涯而當之者適與相違感之者潛與相移然則履霜
之刺未諧貞感繁霜之怨獨有餘悲測清霽於邂逅端有

娛于孤羈昔者峰雲乍平商風漸展柳帶垂黃荷衣墜茜
園禽猶飛蜻蛚已怨曠遼窅以涵空滌虛清于遙甸先以
涼颼申以玉露方珠顆之停勻棲勁枝而圓素已愴意于
蒼葭緬追懷夫芳樹胡玉珮之不堅遽趨新而舍故騰靈
液之方升早不謀其搏聚氣母襲之於希微金輪碾之而
容豫爾乃裴回天裊依違蕭散似止仍畱將合復判倚纖
冶之娥嫵聊夸猶于霄牛蹇遺影而薄遊匪宵光之可辨
于時明河墜斜月橫遙天一碧霞綺收英雁含悽以暗度
葉低墜而無聲忘知者之爲誰獨旖旎而迴縈宕幽情之
獨潔羌不炫夫瓊爰就苔衣或依木杪豈蓄意以將迎

聊栖遲而來紹簪井幹於桐陰集征蓬於江表長汀曼引
以彌漫碧瓦平鋪而危峭迫于明星已爛微風不興迢遙
萬頃極望晶瑩倒青匳而涵素漾浮采而莫局皚容淡而
愈遠凜氣翕以如蒸榮衰草以畱艷惜淺水之孤澄欺濃
華之積雪惘成削之曾冰於是長天益迴煙水增寒柏已
凋而餘紫楓欲脫而彌丹沙廣衍以無際蘆孤飛而不遠
良闌寂以森瑟極百昌之摧殘眺玉峰於俄頃終銷謝以
無端泣幽婁於故帷怨遷客於鄉關疇有恩而可酬疇有
夢而能安當斯時也僕將何以爲心哉墟煙微霽墜月初
沈光淫淫而眩目寒惻惻以栖襟送南飛之鶯鵲懷洛浦

之青林形長留而罔託魂猶在而莫任客有爲之歌曰秋
風徂兮三冬歸履輕霜兮授寒衣惘江關之已遠聊淫裔
而莫違予申歌之曰零露漙兮飛霜駛盪纖弱兮散清泚
亙天涯兮淒以迷惘不識寒威之奚止于時四座緘慙相
倚長謠負白日之不暄念蒼松之且凋歷千秋而寓愁兮
曾不如晨霜之易消

黃齋文集卷七終

薑齋文集卷八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賦三篇

闕一

祓禊賦

謂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躊躇茲兮
不歡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刻意不屬兮情不生于
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閔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

章靈賦

章顯也靈神也善也顯著神靈之善告也壬

時孫可望揆主演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吳上既
以得主而死爲歆託比匪人尤以遇巷非時爲戒
仰承神告善道
斯章因賦以見

居調軫以理誓分連權光而哲夢

莫紅

系綏擇以搖搖兮

憂期愆而恤

爾雅權始也夢不明也易愆期有待又豐

恤亦憂也開居調其軫念之情以自理所誓之志故必稱引初始述祖考之舉敬者以開其蒙昧王之得姓自太原世系綿衍丁此亂世如冠之垂緩木之有擇強搖其恐墜也故既憂有待之期或愆抑以未豐而亭爲恤進退維谷懼忝爾所生也

皇濠泗飛以試因兮余祖御乎揚之士靖協勞于潯池兮

采赤麓以剖戶蟬考葉之文潛兮玉書宛其舒心筮鴻柯

之非集兮珍海翻而息南

叶○食邑曰采蟬蟬聯也麟吐玉書春秋以作鴻掌而不爪枝

柯非其所集南冥之化六月而息太祖始起於濠泗當龍躍在淵之時始祖號騎公從揚之高郵舉兵應之迨成祖靖難又協贊成勞於潯池河故剖萬戶之封食采赤帝之筮爾是蟬聯不絕連顯考徵君以文章理學起

宋受業安成傳存秋大義天祿初用特徵入貢太學時不能用將授以散秩非所宜見歸而隱焉

眇熹光之麗形兮凌太白而揆初雖別清其逖垢兮抑寒

銑而善痛凜不知其逾涼兮抽已秋之餘琴熹微明也人

斯麗之其始生則尙熹微然余生以九月朔旦金氣方盛而揆日在初雖秉氣清剛而寒銑不昌乃雖遺稟秋

而猶爭夕秀其於時固已難矣

鄉升廉以脂轄兮齊側皆切明夜以庶格毅翁午於周原兮

歸魂肥其猶未莫謨白切○脂脂車也午旁午也莖遜

方上公車冀得出身致主齊明夙夜庶有感邇乃李自成犯順於秦晉口口蹂躪於畿南狼狽南歸冀全肥遁

而張獻忠入楚湖南全陷奔竄不墮

勝調周飢於紫黿兮永眇視於躍馬奮殘形以殆庶兮危

季歎於掠虎

勝翼勝王莽贊紫色

龍聲永任永三都賦公孫離馬以稱帝易顏氏之子其殆庶乎季柳

下季莊子柳下惠以孔子見盜路而歎之子曰掠虎鬚幾不免虎口癸未冬張獻忠陷衡州捕人士補偽吏時絕食傷肌以脫其汚庶幾任子之意然其得免虎口者僅矣

釋余糈於曾波兮導告余浸以滔天行汨災而后嬰兮馬

壯拯其無人哀輪縈以瘠愁兮襲宵永而辭晨

天州○曾

人戒塗者也易用拯馬壯言救難當健速也張獻忠入蜀湖南稍置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思廟自靖五行汨災橫流滔天禍嬰君上普天無與勤王之師者草野哀痛悲長夜之不復旦也

鵠偃皇而狂憤兮蠢蹊田而奪之豈弗闕其終沈兮荼良

苦其將撝之步岑辭以治友兮援余戈而徂征孤拊和其

怒節兮乾時潰其誰榮

國策鵠蚌相持漁人兩得之語云孤掌難鳴春秋不諱乾時之戰言

能與讐戰雖敗猶榮□□□□□未久旋亦敗滅如
鷸蚌之持徒爲漁人之利率牛蹊田而牛亦奪也□
爲得哉故涉厯險阻消戒同志枕戈待旦以有事焉而
孤掌之捐自鳴自和至於敗績雖云與讐
嚴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

賤傲余以荒術兮皇雖阻其猶平叶胡釋余祖之亨遇兮

咨余策於南條遵申申其離卽分余情婉以終留陳介李

其曷共平聲分分愁有心而長區烏侯切○荒大也衛路車遲回貌左傳一介行李區區

也舉兵不利遂縣郡挂入粵皇路可通雖險阻如平夷也先世既以從王起家胡爲釋此不圖而各南逐之

也戊丁冬既至行闕所見尤爲可憂遲回再四已復就

懷之無可自致其端共而悲憤有

荃服驚而未閑分或進而善帝軒聆律於和築兮藝繇

庚其若蹊煥女離而長謠兮矧旣雨而中霰余皎固殉於
所字兮蒼天正余以無奔虹奇切居宜色其眾媚兮睽星樞
以思存蹇疾頻而嬰疹兮返牢竑以行路迹違魏以率野
分魂悽悽其念故荃芳草喻君服乘也軒軒輶車索累桂
再也黃霽也奇奇衰不正也牢竑深閉也魏魏闕時也申
陰賈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而朱天麟王化澄
吳貞輔郭之奇萬郭流輩猶志奸佞得進用結飯臣陳
邦傳下諫者金堡等於獄幾杖殺之一足之變則坦道如
不齊有黃帝之聰明和柔可察若一足之變則坦道如
蹊然則眾人之憤憤固不能欺余心之炯炯矣時值傾
覆若谷難之懷化離之友既不能已於長謠況幸值事
幾之可為若久旱之雨而姦邪偷一日之利更彼不隨
如乍雨重霽安能不益其痛哭耶唯余一意事主不隨
眾狂而孤立無援即彼何也羣姦畏死貪賂復陰戴係
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北辰固為天樞非彼所思存睽而
去之如遺屣矣既三諫不聽諫道窮矣乃以病乞身遂

離行闕而心念此去終天無見
吾君之日離魂不續自此始也

符威淪余

離

凶

兮

欣

長

摧

而

數

詛

詛

余

志

之

不

充

兮

疇

飾

非於未化

叶○

威

滅

淪

喪

之

禍

果

合

符

於

所

諫

庚

寅

冬

兩

便

天不即與孤臣以死數之說也靜言自責蓋亦志之未

充故猶波流以有今日之生方之古人於斯媿也詎云

遷跡窮山不爲降吏遂得以天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后適河以拂訓兮輔志鸛而逢怒配與旬其交憐兮何所

肆余之雅武屏服昧於蒸原兮震伐方以流耳□□既余

之

永

仇

兮

王

鉞

亦

維

以

悼

紀

側

葛

荏

余

紕

躓

兮

之

永

仇

兮

王

鉞

亦

維

以

悼

紀

側

葛

荏

余

紕

躓

兮

天

未可

叶

夙

延

清

而

歛

虛

兮

紛

莫

知

余

之

所

甫

天

王

狩

臣召君不可以訓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猶鷹鷂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佛辰也武步也屏退也服用也味幽也蒸水出耶蘆山
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易震用伐鬼方震大
臣之象王鉄見鶚冠子謂天子之大權葛蔓草在柔木
言相糾縈動卽仆蹶天所宜尊者甫美也時上受孫可
望之迎實爲所挾旣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
正色立延不行可望之王封爲可望賊役君見諫阻受
害此豈可託足者哉是以屏迹居幽遜於蒸水之原而
可望別部大帥李定國出粵瘴屢有克捷兵威震耳當
斯時也欲留則不得乾淨之土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
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繫回誰爲吾所當崇事者哉旣
素秉清虛之志以內決于心固非
悠悠紛紛者能知余之所好也

思崩登之逝絕兮介召歛其無幾皓汔染于中遷兮歎顏

齡其曷改叶鳬唼鱸而泛行兮愈流眎以怡旃鷗遂胥以

召嬉兮賦不信其已然爲不善如崩易斯速也爲善如登

也相去邈絕矣其幾微之介召汶難知而轉移欲俟使
以皓素之姿聊且受染於淄黃而中變其故則終至暮

年不可復改是則素抱清虛之志者安能妄投於一試耶夫泛泛之鳬隨波而唼魚則人益喜其流蕩怡我心目若神雀忘其內美而亦與羣遊以致人之歎賞斯物情之所騷而亦事之所必無者也故余之所甫自非紛紛者之可得而知

屯建子于錫侯兮蒙納耦以受寅

叶

豈初柔之讓易兮麗

險簪之何姬

叶力魚切如字

曰維命余不猶兮奚懟位其不夙胚

父壯以濟童兮妃內景而中穆頰思返於貞牝兮哲懼膏

之致焚竊余不知其畔兮遵原筮以得垠

參同契云屯納子蒙受寅謂屯

陽在初蒙陽在二也屯以濟難蒙以養正其用別矣納耦者謂蒙二納婦吉退治內也夫屯蒙各有一陽在內卦屯以蚤見剛健得建侯之利蒙豈不然而以柔居初成坎險而讓平易所以然者則時在蒙昧不宜急見其剛才素位遲疑無容怨也唯是保乾父之剛內藏其健納坎水之景中守其明則蒙昧可濟而和靖於心是故

季萼赴顏公之招滅洪同張觀之死成敗雖殊而道在
經綸故得以烈聲自遂今所遇非人蒙晦無可別之跡
則出身磐桓不獲如彼命之不猶唯含貞韜明而已位
既不夙其可爭乎俯而自思返於正順以遠膏火之焚
故事幾幽杳而生平素尚甘於
哉退斯有垠所之可遵者也

明當無以尙冲兮非廢用而頽滑康違堪以木形兮激契

闕于履發儼龍元其貞庸兮矧秉禮于鄉闕

老子云當其無有車器之

用頽廢滑亂也嵇康絕交書自言七不堪人目康士木
形骸謂不尙飾也契闕不合也履湯名發武王名子曰
老子其猶龍乎又人謂嵇康龍章鳳質儼龍謂二子皆
如龍者二子以園爲向然且在老則以無爲用非並用
而廢之以恣滑亂在嵇則非湯武之征誅而不徇司馬
況秉禮教於鄉里闕黨者其得弗擇地善行而徒取進
乎趨

維食陰而質滋兮必吸清以填形爽服叛其不來兮石頑

隕而失星裒冰惻此絲鼎兮歷轅繼其難康重遄情于荃

側兮怨霄路之何長

夫清淑之氣也脈微動也霄路天路之矣夫人之生食陰濁以滋形質而必受清剛之氣於

天乃以充其體而善夫形色倘此清剛之氣見利斯昏
叛去形質之內則如星隕爲石不復得爲星矣所以懷
冰自戒憂此一絲之繫九鼎歷于紕躓之塗懼不得夫
安步也其自念名義既如此矣而愛主之心尤不能忘
過寄此情欲往就之姦雄塗路如天難登如之何其弗
也怨

狂憤憂而自棄兮耿三歲而子遷遠清塵余穉幕兮抑朋

蹇其企連巴骨出而仍掉兮虎靈藉而養異尸鼎號以墮

又往蹇來連謂相率以濟蹇也巴

庸兮矧自古之多券

又往蹇來連謂相率以濟蹇也巴

蛇也巴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掉掉尾也藉假也鼎大也鼎號謂天子之大命尸如祭者之尸代居其位庸功

也自違君側以來於茲三歲而孤踪屢遷望屬車之清塵而深其慕憶蓋願得明以出大蹇倘值其人樂與來連者矣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鱗尾而游而大君之威虎爲孤假反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有爲神審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溫失志於枋頭劉裕覆師於關內今古如一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

遂託膏

去聲

以歸音兮雖先露其何怨鄰化哀而狎悻能兮

豈不知秋駕之可學媒與鴆其逕搖兮覆悔幾之先覺夢

宵征之輕馳兮畏失轡于罔泱

叶

昏左次余騷煢兮微神

憫而啟彭

哀公牛哀也七日而化為虎離騷鮀悻直以亡

子罔決荒遠貌彭行也使爲可望者能如郇伯之爲膏

雨俾得遂所託以西歸則雖瘞先晨露固所願也以今者所居非乾淨之士所鄰而狎者皆化獸之人則豈不欲學御而得以馳驅哉乃其或爲良媒或爲毒鴆逕難

搖搖胥不可測歟已覺其不可託是以逗留而不往則將使我終不得遂西歸之志者斯幾先之覺也使茫然未覺則往而不叶歸于一死而已豈不愈于鄰虎而狎能哉故曰悔也既已覺之則非死之恤而失身之爲憂是以夢經馳而終畏罔決人之已窮神或通之故當左次憂獨之際希冀神之見憫而啟以所當行焉

儔勉釋余之桎緒兮曰窮通天以迓之帝攸箕以貞倫兮

範有事於稽疑祓端策而氛昧兮火出澤以章景宗廟震

于悔端兮勞再告而益晒傷友也箕箕子火出澤上睽卦

五天于上宗廟震動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上九老陽變動故曰震于悔端再告益晒謂凡兩塗皆睽上九神之所告其義甚明

明疑可決矣

好述暱其姝俟兮猗貌之庸猜施膚寸以征合兮羣淫解

而卷霓誠狶濶其難測兮魁馮軾而增怪印孤清以弗堪

兮歧不管其所决

猜叶。此演睽上九之辭而詳玩其占

好迷而毋庸猜則所謂睽也。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則雨矣。雨則覓爲之卷戴正氣昌而淫氣不成如此者以征則疑釋而道台所謂往遇雨則吉也。猶豕也。溺不察也。謂豕負塗難測其不潔之心也。魍鬼也。馮軾在車中也。謂載鬼一車其情增人之怪也。豕負難測之穢鬼增妖怪之情則以睽孤之道處此而欲保其清貞固難堪矣。夫曰婚媾曰遇雨似宜往者也。曰鬼曰豕又似不宜往者。一爻之占歧而不合安能管而决之哉。决决也。

訟徙倚而倘逢兮彖既章余以崇別女同閨其各袂兮孰

嫖與施之可頡頏美少之膏濡兮忘衷狠於飾柔中仲潛

耀其瞳矐兮盟登天而果求雖與祺其勿恤兮矧發矢之

有時保昆烈以延昭兮總泉質於素思

頡叶。訟內訟也。中心聚疑如聚訟。

然徒倚不定也。啖之豕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袂所
以白飾者，嫫嫫母施西施少少女，兌也。膏澤澤之美也。
兌內剛外柔，柔以飾，狠也。中，中女離也。直，耀曜日之
光也。登天照四國也。與，與亦戴鬼之義。爰，爰謂後說之
孤也。昆大也。延昭謂致光于身也。離合也。睽上九之象
辭其疑，不易決也。如彼中心聚訟，欲得遇卦意以決之。
乃觀于象，而可知。睽之爲道，不苟同而尚別。二女之志不
同，美之與惡，豈可類類而居哉？今卦爻之動，不動于
兌而動于離，且睽者離宮初世之卦，則道宜用離明而
不宜用兌說。眾人無知，爲少女所惑，慕其膏澤而忘其
衷情之狠躁，則以可望爲歸者，固矣。若夫中女之舍光
以照四國者，則非專壹其心于忠貞者，不能求也。使誠
得主而爲之，死雖鬼車，其勿恤。況今之張弧者，自有其
說，弧之時命在天，而志在己，唯觀其象，玩其占，保吾正
大光明之氣，以體白日於丹心而已。奚復問津于少女
之悅，狠羊之躁哉？於占，嗟然素志亦爾。神與心協，守其
幽棲之志，益堅矣。謝

亂曰：天味冥遷，美無耽兮。刀煥爲澤，已日靈兮。鑿秕孔勞。

矧懷焚兮督非我經雖不遇兮專伏以需師翰音兮幽兆
千里翼余忱兮倉悅寫貞疾煩心兮質仁無貪怨何尋兮
侵覃二韻通叶。○天理也味幽也眈久著也已日更一
日也鑿熟春也稅粟皮莊子緣督以爲經督如人身之
督脈居中而行于虛善不近名惡不近刑不凝滯而與
物推移所謂緣督也倉悅憂貌質求也天理幽隱初無
定在遷移于無迹之中則昔之所可今或否矣其得立
一必美無惡之事以耽著而沈溺之哉如方久旱則得
雨爲澤更日不止又爲苦靈方其四海輪胥不餘尺土
則矯制興師者固以足音慰空谷而久假不歸豈澤改
玉名爲漢相實漢賊矣君子之不幸而當此也留則河
山非有往則逆順無垠求以潔身而報主者如盤稅求
精亦已難矣況敢懷富貴之爾心當去留之大事乎與
物推移而知雄守雖以苟全其身而得移涉既非所能
爲則將退伏幽棲俟曙而鳴今孤臣在千里之外吾君
介存亡之閒往還既絕來踪未卜唯幽冥之中若有朕
兆可翼余忱以必達人不可謀天不可問寸心孤往且
以承懷思主則愴悅而煩心求仁則堅貞而不怨章靈

之作意
在斯乎

薑齋文集卷九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贊

陶孺人像贊

孝而殉國人所聞奚俟余云慈以鞠不究其弼奚以相暴
靜好爾音函之予心有言孰誰偕隱之思已而已而焉用
文之天或假尔以後昆者髣髴不迷唯斯焉之爲儀

題熊畏齋先生小像贊

爐煙篆輕茗盃香清天歸綺閣人在瑤京談霏玉屑度挹
芝英養丹山之彩鳳族麗景而飛鳴

雜物贊

兩坐無緒念平生風物或時已滅裂或人間尚有
而荒山不得邂逅各爲叙其原委而贊之諸有當
於大制作者不與感其一葉則搖落可知已

髮積

糊紙作鍾馗狀髻而執簡空其後挂壁間以納櫛
餘之髮

神力憤盈食妖充餒謂髮離巔其類維□顧巔已□□繁
有徒元冠赭袍云胡其徂

氣通

鐫方玉管作綺疏方暑簪之以洩蒸溽亦有冶銀
及刻鳥羽本爲之者

百陽趨首鬱則或臆璫璫旁引紆此亢息陰升陽脫不霜
而凜熱中汗背非爾所審

天蠶絲

出廣西府江山中猺獞炙食其肉有絲如金縷以
綴巾繄

弗飽女桑弗眠葦笛柔堅葩耀綴彼金玉乾綱旣裂孰與
維之千金一繭不及麴糲

香筒

出納袖中香霧凝綺疏則不熱而熏沈水木紫檀
象齒櫻竹乃至磨竹皆任爲之鏤人物花卉峰巒
精者細入毫忽

香魂化虛留之以凝衰衣閑閑偕爾寢興□□之夫猶萼
是逐無所置爾祛如□□

鬼見愁

亦草木之實生武當山谷或採令童子佩之云辟
鬼魅狀類粵西所產豬腰子而圓小精潤茶褐色
有深黑文緣其間

鬼愁不愁人亦不知如彼明王守在四夷爾不我佩鬼愁

何有使爾今存人胥疾首

料絲鐙

燒藥石爲之六方合成外如絲內如屏花卉蟲鳥
五采斯備然鐙其中尤爲綺麗

元夕張鐙漢明創始窮工取麗旣光且綺爭月搖星石蘭
火機以陰以雨奪我容輝

太平鼓

以鐵爲捲輓羊革作一面鼓捲下施十餘小鐵環
揭長柄擊鼓搖環琅琅隆隆鐙夕之巷樂也

三百韶年河清海謐歡情踔厲播于始吉天山笳哀漁陽

搗斷凡今之人孰肯念亂

活的兒

以烏金紙剪爲蛺蝶朱粉點染以小銅絲纏綴針
上旁施柏葉迎春元日治遊者插之巾帽朱柳永
詞所謂鬧蛾兒也或亦謂之鬧嚷嚷

暄風未動春物已翩人載春心爭物之先遽遽殘癡生意
不蘇梟巢人頂仍啄其膚

果罩

漆竹絲或燒假珠子爲之中固無果名而已矣顧
非是則不足爲筵

非以給欲如彼繡衣目愉心慚何必不饑胡孫充嘯偃鼠
滿腹安用初筵貪饗已足

高柄盥

茗盥下有足可拱可把以架承之古者尊有禁邊
豆有房應如此爾

謂爾贅疣何者非贅苟便飯歆放流奚害擎拳致肅無患
捧盈措地不可而後亡傾

盒袋

用亂髮結繩作大目網納盒其中荷之以行

匪絲匪枲取彼亂髮如山旣童柯將焉伐饋食往來露其

乾餱苞苴不諱亦孔之羞

高閑

小紫竹爲架下斂上張以度字畫及藥紙挂壁間
截彼湘筠度我丹策伸臂以探擲無曰益今作字者匪訟
則貨藏恐不密畏爾賈馱

茶托

緝小草結之如蒲團狀大纔如盃藉茶具不令蒸
歎損案漆

使僧如槌爾可安禪不壞色相淨理乃全今者羣口大如
修羅炙手可熱爾其奈何

鑪几

大理石爲中鳥本爲邊似案而小以承鑪香匙瓶
明窗棐几香縷縈空終遠腥熏願承下風太元爲守介石
爲心君子去我夜氣惟金

看相

冶銀作箴管粉合鑰橐綫囊蓋內則女子所佩實
去而形存者也

紛帨象掃女職所勤用紉形傳聊樂我員怒馬街妖裏袖
爲姿珊珊冉冉奚有來遲

袖籠

射者衣大褶則以幅錦裹袖詩之所謂拾也

射維觀德容乃德隅雖云綦袖不礙卷舒削幅見肘恆有殺容如鷹常攫雀殼其空

銘

筆銘

神
爲星爲燐於爾分畛爲梟爲麟於爾傳真吁嗟乎吾懼鬼

硯銘

余兩赴端州未能得一佳石故水師將軍南陵管
燦舊爲制使丁魁楚開靈羊峽坑家有數石其子
貽余一硯知石理者謂承之以日則晶熒反射如
浮金乳爲獨絕不在蟲蛀火蠶蕉葉也庚寅冬桂
林覆敗爲叛吏挾家人奪去旣返山中無以和墨

劉平思昇一石子外璞中賦參差類小龜卽非至
者亦頗受墨相隨二十年矣平思下世來倏已五
載欽佩故心聊爲銘之

平思曰咨天愁爾以死不替爾思爾有□知錫爾元龜獨
爾心奠爾辭以斯人逃于迷疑維□□亂夏昴雲爲之尸
砥礪爾鋒無滋遺種于茲土爾尙不余遺龜拜稽首曷敢
不式承子之光施

墨銘

莠譚浮囂惜爾如珍微言苟伸爾不吝滅爾身

秘閣銘

柴桑無絃得琴理何用揮毫而藉此

硯蓋銘

黃塵元埃切近其災苟藏身之已密彼於我何有哉

杖銘

莫如信

拂子銘

所往爲之如彼爲也語助或窮斯焉取舍

圍碁銘

子入奩局摺紙將欲何爲勿匱事此

梳銘

新安黃將軍金臺披緇稱廣明大師請余爲小傳
見贈瑋瑁梳一合云藏之無用久矣非先生無可
贈者感其意而銘之

我瞻斯人皆可贈者達多迷頭非無頭也豈其遠而神農
虞夏

南窗銘

北窗涼風南窗夕曛五柳高卧之心寢依京雒悲哉乎夕
堂拂蠅之志邱首滇雲

觀生居銘

重陰翳浮浮陽客遷孰忍越視終詘手援物不自我我誰

與連亦不廢我非我無權盥而不薦默成以天念我此生
靡後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氣不戰之爭欲垂
以觀維自觀旃無小匪大無幽匪宣非幾輟動督之網鉗
弔靈淵伏引之鈎筌兢兢冰谷裊裊鑪烟非曰殊類不我
覲焉神之攸攝鬼之攸虔蜚禎荒怪恆爾考旋無功之勸
不罰之愆夙夜交至電灼雷喧

菴齋文集卷九終

蘊齋文集卷十

家世節錄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禮大夫有家詩稱有邵家室司馬遷紀列國爲世家下況之辭也今制七品以下通乎士六品以上通乎大夫先驍騎公肇家于今十三世雖子孫之弗克構乃家固得以有家矣夫之不肖以墜令聞又邁茲鞠凶國緒如綫家亦以殄嗚呼維我祖暨考之保此彝命者有替也夫之最晚生時得敬聆庭訓者十百之一二隨節譔錄肅呈之從長兄萬戶伯兄孝廉僉曰諸汝從嗚呼後之人其尙念

之哉時□□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徵仕郎
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之後至離次子威而分至鴈門太守
昶而著□元以上興替不一元末有居高郵州之打魚村
者斷爲始祖驍騎公詳件一驍騎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

七人羣雄逐元公兄弟亦起義兵會焉或歿于兵中其與
公並顯者公弟仲二公仲三公皆從太祖渡江仲一公以
功授山東青州左衛正千戶仲二公仲三公各以功累襲
長沙衡州二衛指揮驍騎公生明威將軍上都尉公詳成
從成祖南下功最陞衡州衛指揮僉事乃宅于衡都尉公

生嗣都尉公

諱全

嗣都尉公生嗣都尉公

諱能

皆襲世職

終于官嗣都尉公生昭勇將軍上輕車都尉公

諱經

累官

江西都使司都指揮僉事輕車公風裁剛正嫻治文墨掌衛事時與太守古公偕見直指使古公自司馬郎出守郡執舊屬禮與公爭西上公據祖制折之曳落其裾直指使以公爲直會同里劉黃公

吳

請於廷修南嶽廟部推公能

檄入川採木歸督造廟巋然帝制崇麗冠五嶽所費不過五千金皆公所區節也事具商文毅公

輅

碑記後官江西

與藩臬會紫薇堂藩使以公伉直欲以文墨相難連續韻語公應口和之如夙譔藩臬使皆爲斂容焉

輕車公生驃騎將軍上護軍公

諱震

字東齋累官鎮守柳

慶參將始輕車公所與仇太守古公者擢大司馬驃騎公以舍人襲職過司馬門下古公問世系狀知爲輕車公子問曰汝王某兒耶應曰諾古公曰王某文武材也此正思擢之以紆邊急今豈其沒耶對曰某父以某時歷江西都使卒于官古公愴然改容作而嘆曰汝父風采今日若在人目中虎父不生豚兒汝但好爲之無憂不大用護軍公泣伏再拜而退逮致政里居每舉以戒子孫至先君猶能詳道之如昨日事嗚呼先正體國用人爭而不忤如此天下何得不晏然顧非輕車公之大節實有以厭君子之心

者亦無以得此驃騎公累官二品家無餘貲柳慶居百蠻之衝懷柔震疊不侵不叛其承堂構而報元老之知亦有所自來也

驃騎公長子

諱翰

襲職累官都使卒賜葬祭第四子處士

公

諱

號一山居士始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素焉

一山公長子順泉公

諱亨

郡文學次掌故公

諱雍

號靜峰

應隆慶四年鄉貢初授武岡州學訓陞江西南城縣學諭致仕卒子家掌故公純懿寬厚推重倫輩凡應貢者類以捷得相競公屈僚滿請讓子所受業師學使者義而許焉公以遲之閒歲家世弁組頗務豪盛公苦吟清敵不問家

人業或故詰公曰一石穀春幾許米公曰一石米輕薄者笑焉公亦不怒其敦長者行類如此夫之童年曾于先君篋中見公試論一帙今忘之矣記其髣髴清健樸亮似楊貞復手筆至論閣侯用四皓爭太子非大臣體王茂宏不得爲純忠蓋補綱目所未及也

掌故公生三子長次峰公

諱惟恭

次少峰公

諱惟敬

次太

素公

諱惟炳

補郡文學少峰公之始生也掌故公廳有奇

徵故小字曰縹公姿貌森偉長六尺髭鬚疎秀瞳光透出

十步伉爽尙大節飲酒至一石不亂歲時衣大褶戴平定帽坐起中句矩或勸公曰君聞聞胄子郎君又以儒名家

獨不可以僞服乎公笑而不應掌故公之卒以貲讓弟太
素公隨散隨益之終身不見一長吏亦不襪裾于富貴之
門縱酒自匿而竟日口不道一里巷語遇人有不可者面
無譚而姻黨敬愛生平如一日居家嚴整晝不處于內
日及入戶彈指作聲則室如無人焉者課先君泊仲叔二
父誦習每秉鐙對酒真筆硯座隅令著文藝恆中夜不輟
仲父偶戲簪一花驀見之作色曰此豈吾子弟耶故先君
兄弟終身不有華曼之飾先君年在旣立聲望已著每小
失意猶長跼踰時必痛自謝過乃已或時爲勞勉焉夫之
少不肖蒙譴于先君仲父述此以見誠相向歎歎已哽塞

不能竟語公年五十三蚤卒大中丞李公肅爲表墓焉元

配馮太孺人無所出繼配范太孺人生三子長先君次仲

父牧石先生

諱廷聘

字蔚仲次季父

諱家聘

字子翼皆邵

文學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榮利博識工行楷書古詩得建安風骨近體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體詩每響顧曰何爲作此兒女嘯呢晚歲築室垌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漆園吏東郭先生去人不遠生長兄玉之起邑文學以繼絕嗣祖職官指揮使季父儒而俠不屑家人業裘馬壯遊敦友睦事先君如嚴父生珍之

先君

諱上从草从月从冂从男

字逸生

一字脩侯志考亭閩山之遊

以顏其居學者稱武夷先生少師事邑大儒伍學父先生
定州研極羣籍已游鄒泗山先生德博之門講性命之學
萬慮閒爲新建學者甚盛淫于浮屠先君敦尚踐履不務
頑空嘗曰先正有言難克處克將去此入德第一持循處
吾力之而未能也一切玩好華靡不畱手目篤孝敦友省
心減務窺所淵際大概以克己爲之基也雅不與佛老人
遊曾共釋慈山德清談義已聞其論拂然而退終身未嘗
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歲以寇退遺觔滿野募僧
拾而瘞之竝使修懺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骼之一事
顧今不以命之僧吾懼僕傭之狼籍也已屬之矣固不容

執吾素尚而廢其事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汝曹勿謂我佞
佛而或效之

少峰公早世

夫之

兄弟

不及見先君色養聞諸先孺人終

少峰公之世有所呼召未嘗不稱名以應每加戒訓則長
跽中庭非命之起至客至不起已乃煦然無少見顏色少
峰公卒柴毀泣血免喪親故乃不相識在殯食一溢米粥
力疾執葬事舂鍤栽植躬與傭力雜作范孺人之疾革也
先君方授生徒于衡山范孺人不欲先君之亟歸逮屬續
仲父方以信走報猶諱言不測時已昏黑就主人借一駿
馬馳百里丙夜抵家先君體清羸素不習馳縱轡繩陰黑

中把火者不相及卒無傾蹟聞者以爲神助及歸已復魂
矣匍匐號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范孺人以痰疾終收所
唾孟藏之苦次每捧以哭殆于絕聲每上少峰公范孺人
墓酌酒泣下耆艾之年猶作孺子泣歲時薦于寢整衣鵠
立屏息攝足茶醴之奠必躬執焉夫之兄弟間請分其勞
皆不聽許待仲叔二父終身無一閒言或遇拂意事相對
二父則笑語如常脫然忘其所憂戚一觴一詠評古跋今
諧適送難歡如朋友而危坐正膝不傷於媒至於衣無私
主財無私藏則初以爲適然未嘗畱先君胷中不足細述
也

萬曆間諸以理學名者拱手曳裾襪褶裳巾以爲容先君
口無過言身無嫚度而坦易和粹衣冠亦如時製無所矜
也崇禎初文士類以文社相標榜夫之兄弟亦稍與聲氣
中人往還先君知之輒蹙眉而不懽者經日丙戌歲鄉試
楚士于湖南劉浣松水部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夫之已授
之鐫者先君怒曰汝以是爲儒者分內事耶卒不許竟其
事大約窺先君之志以不求異于人爲高以不屑浮名爲
榮故性不喜飲酒而留客卒歡或至中夜不以斷肉禁殺
爲仁而啟蟄方長終無侵害食品非雞鶩豚魚未嘗下筯
終身不過狹邪之門而對歌舞亦爲之適然投牒歸隱未

嘗岩棲谷飲而盤桓斗室竟歲不履城市自非忠孝大節
卒不修赫赫之行此以恆久而不可亂也

先君爲制義風味似馮其區詣入似朱大復每以理極一
往翔折取意爲至而不多取纘藻論文則以極至爲主恆
苦作者不能臻已所未到早受知于邑令胡公忘其名自

童子中以國士相期會學使者有所矚于邑故抑先君以
示意繼新安立齋王公崇本令衡復深相知凡兩最童子
科乃補郡文學以文字相知許者義興周公應脩太湖馬

公人龍四明陳公圭溫陵劉公春

先君以萬曆乙卯辛酉兩副秋榜分考胡公允恭首薦太

史西溪繆公

昌期

業定錄名次以對策中犯副考朱黃門

童蒙名黃門不擇置乙第是年熹宗登極以恩予副第者

貢太學先君年已五袞倦于文場歎曰余分在此且筮一

命或得報政而邀王言以補祿養之不逮也遂應貢入辟

應歷滿應部銓時選政大壞官以賄定授正八品官先君

素矜風軌及是相知聞者謂必罷選不就先君笑曰積薪

何常之有我應此小用者何意無亦聊與優游而以悻悻

去哉初仲父聞之亦爲扼腕先君自都門歸欣然盡遺諸

胸中仲父歎曰吾兄所謂賢者不測也已赴謁選曾烏程

當國操切

以希上旨其姻家唐元弼者乾沒副貢籍求府

判所部嚴

罷之烏程怒爲罷銓郎新銓郎

蔡相

會烏程意

旨苛按宰

西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溼甚暗索賄焉先君

曰是尚可

吏也乎吾以求一命爲先人故俛折至此若出

縣吏勝下

以重辱先人是必不可詣儀曹辭罷大儀慈谿

馮公

起龍

笑謝先君曰觀生氣固不可折者吾爲選君必

旦暮爲除

遣何有長者而作少年拂衣意氣乎先君正色

長揖而對

曰無所辱公嘉惠某有田可耕有子可教終不

敢欺天以

暮夜金博一官碎假帖而退夜買驢出春明門

遂歸蒔藥

灌畦若未踏長安塵者家居十七載不一至郡

邑庭亦不

通雜賓客非兩叔父外諸從洎及門問字者往

來都絕長吏到門以疾卻刺夫之舉主歐陽方然先生

相過請見者三乃一報見而止猶不釋者終日焉

先君少治詩徙治春秋躡屨東經走安成亭州問業所向

卽傾動人士已授生徒精爲研鑿及門達者先舅氏孝廉

譚公允都舉首歐陽節庵建令經元貴陽馬丹鄰之

晚歲端居屏人事里社後進問因夫之兄弟以文字求

點定時際欣適亦爲論次如郭季林鳳雛夏叔直汝衡何

偉孫一瑞皆所鑒別俱爲名孝廉會喪亂不得竟其所至

先君和粹不立城府煥然無所牴牾于物願所不可纖毫

不以折意方謁選時邑大常卿陳公宗契零陵銓司蔣公

向榮深相引重欲爲先君地皆笑而謝之大叅陳公

聖典

會先君因致書長安達者先君受之中塗發棧有先容語遂不復致橐之而歸初欲返之大叅已而曰何用作此饒饒折彼意爲因不果返之營道駱都督思恭掌金吾事監修國史史成例薦纂修者晉所考秩予速選以同鄉故咨先君子部先君亦笑受其咨旣終不以赴部亦不以返于駱問箇中抵家乃焚之蓋先君大節求盡于己而不標君子之名以自炫大要如此壬午冬夫之上計偕請于先君曰妹此行也將晉贄于今君子之門受詔志之教不知得否先君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己自

有本末以人爲本而已末之必將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
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
無可殉矣嗚呼先君之訓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
庚寅之役嘗不致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遞或得披草凌危
以頸血效嵇侍中濺御衣何至棲遲歧路至于今日求一
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哉詢爾諄諄聽我藐藐小子之弗
克靖也人也非天只矣

初伍學父先生與先君爲師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
書萬餘卷居恆謂家君此中郎所以貽仲宣者行歸之子
後先生猝得熱疾懣急不能語先君躬執藥食先生目語

先君如將有所授者先君輒倪首不答歸而歎曰吾固負
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託也先君嚴于取與大率如此
夫之所目擊者未嘗經過一人飯亦未嘗輒受一人名刺
凡夫之兄弟所交遊稍有箋扇之饋必峻卻焉伯兄己卯
上北雍旋于白下市縛緇絹製袷衣著綿以進彌月不敢
呈漸因先孺人奉之笑視良久取而藏之經冬不御閒歲
仍返諸伯兄伯兄復因仲父婉道意乃以所值授伯兄始
取服焉兩兄洎夫之有茗菓羹脯之獻月不敢再開月進
之亦多納而不嘗兩兄省試歸曾買小說一帙奉先君爲
解頤之助開卷視數則輒束焉嗣以遺族叔且曰此兒子

所奉也。仲父以問。言曰：兄之子幸免，不成立，所奉亦筆舌所得。何峻拒之如是？曰：其人則吾子也，其物則非吾有也。以吾一人者用物于天地，而數人者取天地之精，不已汰乎？且清心省事，徒以行之他人而不行之吾子，其亦以此忤物矣！且吾以此教豚犬子，尙不能不轆轤浮沉于名利之際，奈何復決堤而先之泛濫也？凡受業于先君者，約數十輩束脯之儀以貧而卻之者半焉。時亦有所賑予及爲人排急難要未嘗輕先期諾之賢者，不得而親，不肖者不得而疎也。夏紆冬絮，擁膝危坐，閒終日而不一語自夫之有識以來二十年如一日。亦姻黨僚友所共知，無得而聞。

焉

先君嚴於自律恕於待物卽僮僕亦未嘗深加訶責以少峰公塋墓爲族人不肖者所犯一訟之有司此外無一字入郡邑曾衣新繒褶過城闌有鬻薪者醉而突出以所荷杖刺衣幅裂落其裾其人惶遽故信信作不遜語先君笑曰待我執汝索償而始作此狀未晚今且去不須爾也其人雖醉不覺膝之屈也先君亦顧而去之又嘗晏出門外有鬻豆腐者踞坐門檻命之起不起稍正色詰之顧瞋目直視捧其糜攤中先君巾服皆漬先君徐步入內易衣家人皆不測所以先君亦不語以故徐聞門外喧阗則鄰左

人共搏其人盡以所齧糜投之溝中摔而將繫之矣先君
易衣畢遽出語搏者彼幸未有所犯于我直蠢愚不慮難
爾何忍令其荷空甌歸無用以對妻子爲如其值而授之
錢鄰人皆驚訝餘怒不已詰旦乃笑而謂之曰子昨者之
怒今可以忘乎未耶故里中之醉而號者爭而鬪者撻蒲
而相逐者惟恐令先君知鄰有貴介子弟任縣令罷歸不
能輯其奴客虐侮市買小民先君遇之則正色視之雖未
加誡訶而無不倉皇失措者後遂漸長而改焉凡里中罷
邑文學有數至公門請謁者皆令攜巾衫人走閒道不敢
經過門閉先君後漸聞之歎曰夫我奈何使人徒畏遂以

禁步門內又曾以孟冬攜夫之上山公塋歸渡耒水操舟人索錢不已從人與之爭其人醉而狂嘗刺刺不休奮石相擲及夫之馬首夫之于馬上勸止之愈不得止夫之怒令人搏之其人掉舟中流無可如何先君見夫之怒不可遏從容上肩輿去使人傳命云此何難且歸徐告于有司捕繫夫之乃迴轡而反抵家先君色既不忤又不一語及之夫之不敢請遲之數日乃曰前者操舟狂夫何以不屬之有司乎俛而微笑夫之不覺汗之霑頤先君乃爲好語慰藉而起

先君教兩兄及夫之以方嚴聞于族黨顧當所啟迪恆以

溫顏獎掖或置棋枰令對弈焉唯不許令習博簫擊毬游
俠劣伎閒坐則舉先正語錄辯析開曉及本朝沿革史傳
所遺略者與前輩風軌下及制藝剔鐙長談申夜不息兩
兄墮至無大過失時或以小節違意旨夫之少不自簡多
口過每至發露先君不急加詰謫唯正色不與語問亦不
答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請譽焉如此旬餘必待真恥內
動流涕求改而後譴訶得施已乃釋然至于終世未嘗再
舉前過以相戒庭庀之中暄日嚴霜竝行不悖恆謂處人
己之間當令有餘親如子弟賤如奴僕且不可一往求盡
況其他乎昔在京師見一名家宰大書榜云本部既不要

錢如何爲人要錢亦何至如此以爲君子耶故其施於家者其德如此而夫之兄弟亦幸以免于惡焉

崇禎癸未張獻忠陷衡州鈎索諸人士令下如猛火購伯兄及夫之甚急先君爲僞胥所得勒至郡城僞吏故爲輒語誘先君致夫之兄弟先君張目直視終不答僞吏怒將羈先君先君歎曰安能以七十老人俛仰求活沐浴易衣就親故告別將以是夕投繯夫之聞先君在繫乃殘毀支體鼻竇到罷守候徹夜乃不果明日遂以計脫遁黃岡奚鼎鉉始以文字與夫之相知聞至是陷賊中爲吏力脫先君子險先君終不與語

永隔丁亥夫之避居湘鄉山中伯兄匿跡東安之四望山
先君問寄手書至曰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爲念時
八月二十三日也書發之明日遂以覲疾伯兄踉蹌先歸
夫之以次還先君顧不喜已乃力疾率伯兄及夫之上南
嶽峰頂以隱俄而疾急乃曰吾居平無一言可用教汝兄
弟者況今日乎我卽不起當葬我此山之麓無以輟行城
市違吾雅志且以塋兆在彼累汝兄弟數見諸不淨事也
臥病三月未嘗有一呻吟之聲十一月十八日平旦扶起
晏坐而終先君之於患難生死有如此者

先君子文詞詩歌不數操觚蓋以簡樸性情懼藝成之爲

累也早歲與學父先生泊詩僧支頗有酬和皆削其藁
盡無傳者夫之所獲見者送邑侯梁東銘志仁入計序及
贈處士陶翁萬梧父文今皆忘之矣又曾于刺尾得覩過
應山平靖關一絕句今附錄焉楚塞橫開西接秦平沙風
起柳花春卽今江北須回首渺渺江南愁殺人崇禎戊辰
春所作也

先君子書法不求甚工而終身不作一行草及縱筆大書
易簣之歲七十有八先卒三月所敕夫之兄弟手札皆蠅
跡鴈行如界畫少所讀書收束潔齊五十餘年帙卷如新
生平未嘗敗一陶器殘楮廢葉歲聚而焚之食無兼味飯

止一盃飲酒不見酒容諸非時蔬菓烹飪失宜者絕不入
口葺屋取蔽風雨所居一室淨几堊壁蕭然無長物禁夫
之兄弟不令置田宅僅以給一年豐凶之中爲止曰安有
儒素而求田問舍者且貪之媒而禍之始也大歡不破顏
而笑大怒不號聲而呵北還遇盜于良鄉縣界掠奪殆盡
會有中丞赴鎮遇焉遣人存問竝邀往見欲爲追捕先君
謝而不往唯一笥中餘二十金同行者多有所餘而故閤
之以窮告先君遂分所餘授之不取償焉凡此皆細節不
能具誌要非先君所畱意聊贅一二語以記素業用示諸
後云爾

先君元配恭孺人外大父掌故公

諱曰

恭孺人淑順孝端

生子一三歲而殤孺人以萬曆甲午歲卒繼配先太孺人

姓譚氏外大父處士念樂公

諱時章

念樂公性和懽爲敦

篤長者顧崖岸嶙峋不可干侮曾遊巴蜀有姻戚宰充國

往訪之因稍畱廨舍其館客倨諸一言拂意不辭而出正

馬走江濱順流泛三峽而歸主人數道追贐已弗及矣其

標致高遠如此念樂公配歐陽太母生子三長懽敬公

諱允阜

季玉卿公

諱允琳

皆邑文學中子小酉公

諱允節

中

天啟甲子鄉試乙丑上春官以文句犯權奄置乙第女二

長卽先孺人次適文學伍季咸公一遇亂爲賊所得不

屈罵不絕口賊以刀環亂築致殞先孺人生伯兄介之中

崇禎壬午鄉試次仲兄

參之

因光選貢未就廷試遇亂以

疾先先君卒次不肖

未之

以壬午舉人授行人司行人子

假養病歸山今行年四十矣孫七枚敝勿藥致放勿幕敢

敝伯兄出救致皆仲兄出勿藥放勿幕敢

夫之

出救以孝

殞于難致早夭曾孫一

生

敝出

先孺人年十九歸先君以少峰公之嚴雖先君及兩叔父
籍甚士林未嘗少爲假借顧于先孺人則不能不喜道之
曰此孝婦也先孺人終未自言所以事舅姑者今故不能
述其詳閒問之叔母云少峰公泊范孺人存日起恆不待

曉色夜則闔坐徹丙夜茗漿酒餌以進者不敢使烹飪刀砧之聲聞于外隆冬不爐懼煙焰之達也盛暑不扇懼其作聲響也與侍婢語必附耳嚅唳雖甚喜笑不見齒也少峰公畫出于外薄暮入則滌器移案之類都不復作如是者終少峰公之世閒歸園外大母頗加慰問則對曰居家固如是未見翁之獨嚴也外大母後述之輒以爲笑少峰公卒范孺人雖慈愷亦不忍不以事少峰公者事范孺人執三年之喪哀泣瘠毀傾筓篲以襄大事迫釋服無以卽吉焉與仲母吳太恭人相得如骨肉白首無閒言一庭之中兄弟閭閻于外妯娌離離于內歡然忘日月之長後雖

析居間十日不往還則怛怛若失季母萬晚得奇疾性稍
亂先孺人一往問之則流涕竟日其卒也一慟幾絕從大
父太素公暮年喪子與朱太母就養先君酒茗必清蔬脯
必治餽粥果餌逆探其意而供焉二十年如一日每逢綦
孺人生忌躬設香茗拜薦事掌故公如父綦太母如母向
卒五十年言及猶爲慘然變容對先君如承嚴賓先君夙
有痰疾煮藥調食必躬親執事不以屬之子婦及委僮婢
先君疾革時先孺人新自病起羸弱不振顧蚤起晏息篝
火親事一如其素焉家承嚴政內外栗肅者九代自先孺
人易之以和愷育夫之兄弟恩九而威無一遇諸新婦則

純用柔道談笑拊摩終歲不一蹙其眉卽有過失不加訶
譴徐俟其悔悟而後微戒焉顧恆歎曰吾性不欲以嚴待
人自此以往流及于後將有不率而反辱者乎雖然佳兒
女豈須人訶責不肖者操之益橫出矣人曰趨下顧非吾
作法之涼也先君宦學四方家徒壁立先孺人躬親舂飪
支盈補虛以佐圖史舟車之費費踰千金而兩兄及夫之
鐙丸書卷衣履贈遺娶婦飴孫以及歲時嘗薦伏臘酒漿
之屬不計焉皆先孺人之手澤也顧每有贏餘輒盡散以
施嫻黨之乏及他迫而來告者下迨僮僕人得取給恆需
然有餘終不囊宿一錢曰奈何以有用置無用之地也居

少不約居多不豐順聚散以隨時故晚遇喪亂麻衣橡食欣然如素夫之兄弟藉以保其禔節實厚載之無疆也

先孺人年七十四伯兄洎夫之同舉外王母歐陽太君年

九十有二生小酉公舉于鄉歐陽太君母年八十有四生

元素公炳舉于鄉官郡丞楊太母所生母年九十生恥所

楊公舉于鄉官州刺史凡四世略相等戚里以爲盛談先

孺人晚年尤康勝年踰七十起居如五十許以仲兄洎夫

之婦陶相繼早世嗣先君見背哀愴所侵始見衰微己丑

歲夫之不孝從王嶺外隔絕無歸理憂思益劇遂以庚寅

八月初二日橫罹崩摧俾年衰劣于先世嗚呼無始安再

造之功永天水當歸之痛此夫之含恨沒齒而不嫌者也
哀哉

菴齋文集卷十終